

論
黨
幹
部



部 幹 論

論 幹 部

著 作 者 卡羅 羅 易吉光
史乃展

發行者 曙光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一日出版

目 錄

列寧和斯大林論幹部	卡羅維著 盧競如譯 (1
怎樣對待黨的幹部和工作人員	易育光 (29)
論人材問題	史乃展 (38)

列甯和斯大林論幹部

卡羅繩著 盧競如譯

「在實際中考驗了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定出以後，黨的幹部就成了黨的及國家領導底決定力量。」（斯大林）

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關於選擇幹部，教育和培養幹部的問題，像布爾塞維克政黨在自己全部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把這一問題那樣深刻地 and 嚴重地提出的。列寧——斯大林的黨把關於選擇幹部、教育幹部的問題在布爾塞維克主義組織科學上分出特別的地位來。列寧——斯大林的黨是新式的政黨，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工人階級專政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底政黨。

布爾塞維克黨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經常教訓說，勝利是不會自己到來，需要去爭取牠；資本主義——無論牠是怎樣的弱——是不會自己崩潰，需要把牠「取消」、消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能自流地實現——必需要去組織牠的勝利。而所有這些都依靠在人，依靠幹部，幹部的選擇，幹部的分配底問題上。關於幹部的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底主觀因素的問題。

列寧和斯大林指出，當存在着一定的經濟的政治的前提時，主觀的因素，即是組織人們和他們爲把可能變成行動的鬥爭，有着決定的意義。

一九一五年列寧在他自己的「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文中，說到

對於每一個革命客觀前提的必要性時，曾指出說，光有客觀前提是不夠的，必須把主觀的合併到客觀前提上去，就是：「把革命階級對革命的羣衆的行動的能力合併上去，爲了粉碎（或者打燬）舊的政府這種行動是足夠有力的，假如不把這一政府「取消」的話，牠任何時候，甚至在危機的時代是不會「倒台」的。」（見「列寧全集」十八卷第二百四十五頁）

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一年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發言時，說明一九三〇年末完成國民經濟具體數字的原因，是主觀條件的缺乏，不善於使用客觀的可能性。

「試問，爲什麼我們不能完成全部的計劃？什麼東西妨礙了？什麼東西不夠，不善於使用現有的可能，不善於正確地領導工廠、作坊、礦井。」（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四百四十頁）

我們社會主義全部巨大的建築要求善於選擇幹部，這樣的正確地分配和教育他們，以便使每一個人可能來完成黨在他們前面所提出的那一具體任務。

偉大的斯大林領導的黨燦爛地解決了這一任務，我們以在國民經濟所有各部門中所達到的空前的勝利來迎接自己的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

光輝的勝利是保持了，牠的主要的總結就在於「我們國家的工人階級已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並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向全世界證明出自己的事業的正確性。這就是主要的總結，因為牠鞏固了確保工人階級的力量，和確信工人階級必然獲得最後勝利的信心。」（見斯大林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總結報告）

×

×

×

還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列寧和斯大林着重指出了準備黨的幹部的決定意義。他們以熱愛來準備並培養了黨的指揮人員，

和牠的幹部。在革命的祕密條件下，與沙皇制度資本主義的鬥爭中誕生生長和鍛鍊了老的布爾什維克的衛士，關於衛士的事業，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得很明白。

關於為共產主義底事業而鬥爭的偉大的組織者和戰鬥員，如巴布施金、保烏曼、羅多·結茨郝威利、沙舍·石魯寄得資和其他許多在與沙皇制度鬥爭中的犧牲者的紀念，將永遠活在蘇維埃人民的心坎中。當列寧寫到關於人民的英雄巴布施金時說到了他們：

『這是那些人們，不是一年和兩年而是整整地十年在革命前面完全獻身於工人階級的解放之鬥爭的人們。這是那些人們，不浪費自己於採取無益的個人恐怖，而是頑強地毅然地在無產階級羣衆中行動過的人們，同時幫助發展他們的意識，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革命自動性的人們。這是那些人們，是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站在羣衆武裝鬥爭領導地位的人們，當時危機已經開始了，革命已經爆發了，千千萬萬的羣衆已走進運動中來了。所有從沙皇專制制度方面奪取來的東西，完完全全是被巴布施金這樣的人們所領導的羣衆底鬥爭奪取來的。』（見『列寧全集』十四卷第三百九十八頁）

還在我黨發展的初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領袖和組織者列寧就指示過，應當如何的選擇、培養和分配黨的幹部。

列寧在他自己的宣言中之一，在『鬥爭同盟給彼得堡工人和社會主義者』的名稱下，在九十年代下半葉所寫的宣言中，他證明出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如何來建設自己的祕密工作，在祕密條件下應當如何來分配人們，應當委託誰和怎樣的革命工作的職能時，他寫道：

「革命工作的各個職能是無窮盡的不同的：需要公開的鼓動者，善於提高工人們的勇氣的鼓動者，只要善於說到一點，而他人便會推想到其餘各點的鼓動者，需要散發書藉和傳單的人們。需要工人組織和小組底組織者，需要有從所有工廠和作坊中取得全部事件底消息的通訊員，需要注意奸細和挑撥者的人們，需要

建立秘密住宅的人們，需要轉送書籍，傳達任務，各種聯系的人們，需要募集款項的人們，需要在智識份子和官吏中的代言人，他們與工人，工廠作坊的生活狀態，與行政機關（警察、工廠的監督及其他）聯系着的。需要與俄國各城市及其他國家聯系的人們，需要建立技術翻印各種書籍底各種方法的人們，需要保存書籍和各種東西及其他等等的人們。」（見「列寧全集」二卷一百九十六頁）

這些的職能的分配和分配幹部是由具體的歷史環境規定的。黨在這一環境中學習了領導工作。正因為這樣的分配幹部給予了可能來使用一切幹部，牠保證了黨秘密活動的成功。正因為這樣的分配幹部給了可能來迅速地以其他的工作人員來代替被沙皇制度所奪去了的那些個別幹部。

列寧就在那個時候已經指示過，每一個工作人員必需熟悉社會民主黨全部任務。每一個工作人員應當了解他的工作僅僅是去推翻專制政體的革命鬥爭底一條鎖鏈中的一環。為了使這一思想達到每一個工作人員，為了牠有機地貫通他的全部工作，必須——列寧說——有全俄的報紙。幹部教育的形式——列寧寫——可以是各種不同的，可是在整個方面全俄的報紙應當創造、教育政治的組織。

「當我們將有專門準備的和經過了工人革命家（當然，「各種武器」的革命家在內）底長期學校的隊伍時，那時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對付這一隊伍，因為這些無限忠實於革命的人們底隊伍將享受最廣大的工人羣衆無限的信任。」（見「列寧全集」四卷第四百六十三頁）列寧無情地鞭撻了「經濟派」，他們看不見在我黨中宣傳者、鼓動者和組織者的力量，他們高喊着社會湧出「極少數量有利於革命的人們」來。「不對的——列寧回答說——社會分出極大多數對於「事業」有利的人們來，可是我們不會利用他們。」

「一方面沒有人而另一方面人很多」，這就是列寧對於運動在那一

時期底「過渡狀態」中簡明的措詞，這就是這一問題的辯證法的提法。

「因為工人階級和社會更多的各種不同的階層，每一年都湧出更多不滿情緒的，願意抗議的，準備應分的幫助來與專制政治作鬥爭的人羣，這一專制政治底難堪還沒有被所有的人們所認識，可是這將被更廣大的羣衆更尖銳地感覺着。而在那個時候之所以沒有人，是因為沒有領導者，沒有政治領袖，沒有有才能提出那樣廣大的和在那時唯一的恰好的工作的天才的組織者，這一工作能應用到每一個雖然是最小的力量上去。」（見「列寧全集」四卷第四百五十九頁）

稍遲一點，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又回到這一問題上了，並且重新反對那些訴苦和引證『人們缺乏』的人。列寧着重指出這樣的議論在革命的時代是最有害的，這時候生活提出了幾萬的積極份子。

「組織的實際工作者在這樣的條件下訴苦說人們缺乏，就落到了法國大革命最高發展時代羅蘭夫人那種幻想中去了。她在一七九三年寫道：法國沒有人，所有周圍的都是矮人。誰這樣說，誰就是在樹叢中看不見森林，誰就承認事件使他失去了視力，在他自己的意識中以及在他自己的活動中掌握着事件的不是他革命家，而是事件掌握着他，事件壓迫着他。這樣的組織者最好是安息吧，讓位給新的力量，這些新力量的熱情可以填補時常有的經驗的缺乏。」

「人才是有，革命的俄羅斯任何時候沒有這像現在一樣多的人才。革命的階級任何時候沒有過這樣空前的順利條件——在臨時的同盟者，自覺的朋友，不自願的幫助者底關係上——如像現代俄國無產階級有的條件。人羣，只要把尾巴思想和教訓拋到海內去，只要給主動和發起，「計劃」和「企圖」以自由，那時候我們將是偉大革命階級優秀的代表，那時候俄國無產階級像他英勇地開始了革命一樣來英勇地進行自己偉大的俄國革命。」（見

『列寧全集』七卷第一百五頁)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代，列寧特別廣泛地提出了極大限度的利用和勇敢提拔青年幹部的問題。着重指出青年在鬥爭中的作用時，列寧曾經指示必須要從青年中創造布爾塞維克派的幾百個小組，擴展社會民主黨的委員會用以接見青年，把忠實的和熱情的人們「互選」到委員會中去。

「給每一個分會的權利不作任何遲疑的來寫和印發傳單（不幸如果有錯誤：我們首先『和緩地』糾正），要以極快的速度來聯合和讓全部有革命自動性的人們到行動中去。不要害怕他們的沒有準備，不要因為他們的沒有經驗和不發展而顫慄。第一，如果你不會組織和推動他們，他們就將跟着以一樣的自己的無經驗的孟塞維克和加朋跑，其危害當在五倍以上。第二，現在將在事件的我們的精神上來學習。事件正是在前進的精神上已經教育着全體和每一個人。

「在軍事時期中，或者是新的、青年的、新鮮的、熱情的軍事組織到處在各個階層中做着各種種類的，各種形式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或者是你們帶着委員會印章光榮地犧牲。」（見『列寧全集』七卷第一〇二頁）

而在後來幾年中，列寧屢次的返復說到關於選擇幹部、提拔幹部分配幹部的問題。他給了黨關於幹部的科學。在列寧論幹部科學的基礎上，布爾塞維克黨創造了那一「領導的少數」，站在領導千百萬勞動羣衆地位的這一少數粉碎了沙皇制度，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底統治。

×

×

×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新的、真正地自覺參加，成千百萬勞動羣衆在蘇聯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的生活創造活動的未曾見過的時代。幾十萬忠實於革命事業的人們，卓越的、天才的組織者沒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下運用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因為資本主義壓迫了和

鎮壓工人們和勞動農民中天才的羣衆；這些天才家在對於個人貧困、貧窮、侮辱底壓迫之下犧牲了。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對於發展及實際的運用天才家，開闢了無限制的可能。

在社會主義革命底頭幾年中，黨從工農中提拔了幾萬新的天才的人們到黨的領導的、國家的、職業的及經濟文化的工作上來。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指示出與武裝侵略者及與白黨鬥爭的國內戰爭中紅軍勝利底原因時寫道，這一勝利基本原因之一是列寧——斯大林底黨創造了紅軍底布爾塞維克的指揮幹部。在紅軍底隊伍鍛鍊出這樣的新式軍事領導者如佛隆哉、伏羅希洛夫、布特雷及其他等人。在他的隊伍中有這樣天生英雄們參加鬥爭，如科託夫斯基、夏伯陽、拉佐斯、邵爾斯、帕爾赫曼科及其他許多人。當時從事紅軍教育的是這樣的政治活動家，如列寧、斯大林、莫洛託夫、加里寧、斯維爾特洛夫、卡岡諾維奇爾、奧爾卓尼基茲、基洛夫、庫依貝舍夫、米可揚、日丹諾夫、安得萊夫、捷爾任斯基、墨赫里斯、赫魯謝夫及其他等人。

國內戰爭結束時在自己所寫的文章中、演講中、提示中，列寧指示出，我們繼續工作底決定條件是關於選擇幹部及執行檢查底問題：

「我們需要適當人們底考驗，實際執行底檢查……考驗人們及檢查事業底實行，在這一點上，再一次的在這一點上，僅僅在這一點上，現在是全部工作，全部政策底關鍵。」（見『列寧全集』二十七卷第一百七十九頁）

列寧事業底偉大繼承者，斯大林同志屢次地着重指出了列寧這一論點底全部意義。

斯大林同志發揮着列寧關於選擇幹部底檢查委託他們的事情底實際執行底科學。他在自己『論斯維爾特洛夫』的文章中，斯大林同志極其深刻地說明選擇、分配、及時的提拔幹部底條件。

「當無產階級執政時，在我們的條件下，怎樣成為領袖組織者？這不是說選擇助手，組織事務所，及通過牠發號施令。在我

們的條件下成爲領袖組織者，這就是說，第一，了解工作人員，善於把握他們的優點和缺點，善於接近工作人員，第二，善於這樣的分配工作人員：

一、使每一個工作人員安於自己的地位；

二、使每一個工作人員把自己私人的質量上一般的力之所及的，可能最高限度地交給革命；

三、使這種工作人員底分配，在自己的結果上所給予的不是調整，而在整個方面是一致、統一、工作底總高漲；

四、使這樣的組織工作底總方向服從於那一政治思想底表現及實現，在這一政治思想的名義下，把工作人員分配到崗位上去。」

（見『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二四年十一期一〇七——一〇八頁）

斯大林同志在蘇俄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他自己的報告中證明出黨爲政治路線而鬥爭與關於幹部問題底內部聯系。

以爲給以正確的政治路線就够了——就是這一點保證着執行政治路線的成功，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當然，決定正確的政治路線是必要條件。可是，如果牠的執行不被選擇所屬的幹部來保證，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可能變成「官僚文章」。

實際工作中底正確的政治路線是由幹部來實現的，他們把牠作爲自己的親族來接受，爲牠而鬥爭並熱情地把牠實現到生活中去。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勝利才有保證。

在我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來的發揮列寧指示的斯大林同志底論點，對於全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整個時期中成了領導的指示。一九二七年在第十五次莫斯科省黨的臨時大會上發言時，向代表們提出了列寧對正確的選擇人們及檢查執行重要性底指示，斯大林同志說，列寧底這一指示在社會主義建設整個時期中擴展着：

「我想，列寧底這一指示，在我們建設工作底整個時期中，我們應當擺在眼前。」（見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號的『真理報』）這樣，斯大林同志已經在那個時候就規定了擺在我國前面的任務底

巨大性，對於這些任務底解決，關於幹部，他們的選擇，檢查執行底問題有了極重要的意義。我們發展以後的歷史，為社會主義建設底鬥爭，完全證明了黨關於選擇人才和檢查執行底口號有着決定的意義。

關於幹部，他們的選擇、提拔、分配和檢查執行底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最大和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些困難在由恢復時期到蘇聯國民經濟改造時期底過渡中體驗過了，當時關於生產技術幹部問題成了全面發展的了。

卡岡諾維奇同志在我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他自己的報告中說過：

「你們知道，關於幹部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建設最困難底問題之一。大部份的老幹部專門家已表現出，甚至在他自己全部的願望上，迎接新任務、新速度是不適當的。可以對自己說：如果在布爾塞維克黨底隊伍中，在老布爾塞維克隊伍中，甚至在中央委員會底隊伍中有忍受不了布爾塞維克速度的人們，這些人們落後了，對於新的偉大事業這些人們已沒有火力，屢屢是從異己營壘中出身的許多老的非黨的專門家中有這些情形。黨吸收了老專門家中的較好的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在這種關係上任務是完成了。對於新方法和工作的迅速的速度是我們有許多從老專門家出身的英雄，可是有一部份自覺地做危害工作了，一部份表現是不適當的。」（見卡岡諾維奇在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底報告）。

必須創造自己的無產階級的技術的智識份子，社會主義生產底自己的指揮人員，必須有自己的布爾塞維克的幹部，有能力了解黨底指示和善於把牠們實行到生活中去的幹部。這一任務是由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在沙哈林危害份子審判中在全盤尖銳性上提出來的。沙哈林危害份子審判明明白白的證明出，一部份老的技術幹部沒有希望了而且可能叛變無產階級。另一方面，沙哈林審判，揭發了許多共產黨員經濟工作者——工廠、作坊、托拉斯及其他等底領導人——不知道技術而且企圖掌握牠，盲目地相信專門家底這一事實。

「一樣的工作人員如卡崗諾維奇說的——像是壞的種類底「政治委員」：他們只知蓋圖章而不深入到事情底實質中去，因此就便利了危害份子的工作。」（見同上書的第五百二十八頁）

爲了結束對關於掌握技術問題，廣泛的風行於某部份布爾塞維克們中間的不能容允的放任態度，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底工作人員會議上自己的發言中，提出了有歷史意義的口號：

「布爾塞維克們應當掌握技術。布爾塞維克自己成爲專門家的時候到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

「大家說，困難掌握技術。不對！沒有布爾塞維克不能奪取的堡壘。我們解決了許多困難任務。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我們奪取了政權。我們建設成功了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引導了中農走上社會主義底道路。從建設底觀點出發我們已把最重要的做出來了。我們剩下的並不多：學習技術，掌握科學。我們什麼時候做到了這一點，我們將有我們現在所說的不會的和幻想的那種速度。如果我們真正想這一點的話，我們是會做到這點的。」（見「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四百四十六——四百四十七頁）

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經濟工作人員底會議上，在「新的環境與經濟建設新的任務」的演講中，斯大林同志提出了有機地與掌握技術的口號聯結着的另一口號——由工人階級創造自己生產技術的智識份子底口號。揭破布哈林李可夫惡徒的企圖，使黨不注意有能力堅持工人階級利益的幹部，而注意有敵意的幹部時，斯大林同志說：

「可是我們需要的不是任何指揮的，技術工程師的力量。我們需要的是有能力了解我國工人階級底政治，有能力領悟這一政治而且憑着良心準備去實現牠的那樣的指揮的技術工程師的力量。而這是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說，我國已走上了那樣發展的階段，那時工人階級應當爲自己創造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份子，他有能力把工人階級在生產中的利益作爲統治階級底利益來堅持。」

「沒有一個統治階級是不需要自己的智識份子的。沒有任何

根據來懷疑蘇聯工人階級應當有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份子。」（見同上書第四百五十七頁）

斯大林同志底歷史口號：「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布爾什維克應當掌握技術」，「創造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份子」——引起了那樣的空前高漲，熱情和傾向知識，傾向掌握技術底懷懂，這些是任何時候和在世界任何其他一國中都未曾有過的。

對於實現這些口號，曾進行了極巨大的工作，在這一工作底結果上，蘇聯變成了廣大技術教育底國家。

只有在兩個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年代中，高級教育機關畢業了百萬以上的青年專家。

「幾十萬的青年人，從工人階級、農民、勞動智識份子出身的人進了高級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畢業之後，就補充了智識份子的隊伍。他們把新血液注進智識份子中。並按新的方式，按蘇維埃的方式把牠（譯者按：智識份子）復活起來。他們按自己的形像和模樣根本改變了智識份子底整個面貌。」（斯大林在聯共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工作總結報告）

一九三七年初蘇維埃智識份子底數量已達到了九百六十萬人，如果注意到工廠作坊中許多有熟練程度的工人已有中等教育程度那一事實，那麼這一數字將增加許多。

黨和工人階級創造了新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牠密切地與人民聯系着，並準備以信念和真理為牠服役。

「總結起來，我們現在所有的，是人數衆多的、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無論在他們的成份上，無論在他們社會及政治的面貌上，都是根本和舊的、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不同的。」（見同上書）

在完成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和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底階段中，智識份子底作用是極大的。

大家知道，對於過渡到共產主義，要求着生產力繼續的發展，勞

動生產率繼續的提高，生產品底富裕。

在工廠和作坊中，在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中，智識份子以正確的勞動組織底調整，幫助蘇維埃的人民來解決這些任務。

莫洛托夫同志在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他自己的報告中說：

「在這個歷史事業中我們的智識界站在特別負責的地位。文化界的人物，技術界和科學界的人物，舊的和新的智識界，我們的學生界以及那以青年來補充的熟練工人幹部——所有他們大家，都為蘇維埃人民所需要，以便解決那些新的偉大任務，以便實現已提在日程上的基本經濟任務，以便勝利完成第三個五年計劃。」

（見莫洛托夫在聯共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和結論）

國民經濟底社會主義的改造，不僅在工業中進行着，在交通上，以及在農村經濟中進行着。到一九三一年，基本五谷區合併到集體農場的已經佔農民經濟總數底百分之八十以上。二十萬個集體農場和四千個國營農場到這時，全國全部耕地底三分之二已下種了。這是在發展農村經濟方面底大成就。在集體農場中工作質量，領導集體農場底諸問題，幹部底問題成了決定的問題。集體農場的幹部底增長已趕不上集體農場運動底範圍。混入到集體農場建設底個別環節中的特級敵人，在會計、庶務、經濟管理人及其他等的外表下，「以隱蔽的鋤頭」從內部來做危害工作。這種情況應當結束了。應當迅速地派堅強的布爾什維克的幹部到農村去幫助集體農場。

在聯共中央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的擴大的聯席會議上（一九三三年一月舉行的）。斯大林同志作了『論農村中的工作』極有名的講演，這一講演規定了農村黨組織工作底內容。在擴大會上決定了創造在機器曳引機站下的政治部。聯共中央動員一萬七千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並派遣他們去農村工作。機器曳引機站底政治部，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場及培養集體農場的幹部上進行了巨大的工作。

跟着我國的推向前進，工業在技術上成為更有裝備的了。所有這

些更尖銳的在國民經濟所有部門中提出了創造有充分質量的那些幹部底任務，他們善於駕禦技術，善於盡量使用牠。

爲了解決這一任務，必須克服那些以爲技術本身就保證了工業底發展的不正確的意見。必須證明出，只有經過正確的把技術與掌握了技術的幹部聯結起來的方法，在工業底發展上，才能達到有決定的勝利。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五金工人底會議上說

「許多人是不正確地了解黨底口號：『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許多人機械地在那種意思上來了解這一個口號，即是，如果機器堆積得多一些，那由這一點似乎就把全部事情做完了，而這一口號所要求的也就是這一點。這是不對的。不能把技術和引導技術到運動中去的人們分開。技術如沒有人便是死的。『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底口號，目的不僅是技術，而是以掌握了技術的人們爲領導的技術。只有這樣的了解這一口號才是正確的。正因爲我們已學習了器重技術，現在直接宣佈主要的是在於掌握了技術的人們底時候到了。因此，如果從前重心點只在技術上、在機器上，而現在重心點應在於掌握了技術的人們了。」（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真理報』）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在克里姆宮紅軍人學畢業典禮的歷史講演中，斯大林同志教訓我們器重幹部。器重每一個對於我們的事業有利的工作人員。在這一講演中，斯大林同志以更大的力量着重指出，當我們在基本上已經渡過了技術方面的飢餓恐慌時期，我們已有了頭等工業和農村經濟機械化的時期，『幹部決定一切』。

「最後，應當了解，世界上所有的實貴資本中，最實貴和最具有決定意義的資本，乃是人才，乃是幹部。應當了解在我們現時條件之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的工業中、農村中、運輸業中、軍隊中將有良好的和人數衆多的幹部，那末，我們的國家就不會被人戰勝。要是我們沒有這種幹部，我們就會寸步難行。」（見斯大林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在克里姆宮舉行紅軍學院學生畢